

I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自我评价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当今这个帝国主义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和社会主义取得世界性巨大成就的年代，毛泽东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发展。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当下，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必须始终努力将毛泽东思想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在分析和总结菲律宾共产党的行动方面，毛泽东思想无疑是最高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到将其创造性地应用在与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具体的斗争中，我们的党都竭尽全力。我们的党由此致力于投入到当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的发展，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去，为此我们利用不断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在所有站在马列主义立场的党及其干部都按照毛泽东思想重新审视他们的实践时，我们正站在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至今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像菲律宾共产党一样的各国共产党，都正面临着要不要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迫切的问题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显得更加突出。

在各种政治力量剧烈地动荡、分裂、重组的时期，毛泽东思想指明了划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与假借无产阶级革命名义的冒充者的界线。在现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党都遭受着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疯狂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些党的指路人。那些顽固的拒绝接受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政党的一个又一个失败恰恰证明了一个政党如果不能运用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赢得并巩固革命果实的事实。全世界修正主义党的实践在此提供了大量充分的例子。在我们党历史上，就曾经因为有与今天的毛泽东思想相悖的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导致了失败。

随着现代修正主义由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头目建立和扩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都必须证明他们的纯洁性，并在毛泽东思想——这一当今世界位于马列主义顶峰的思想的指导下行动。

毛泽东思想目前取得了两个重要成就：第一是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第二是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世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结晶。

在菲律宾还没有从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魔爪下解放的时候，修正主义思潮就已经得到发展。来自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正在变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附庸。如果修正主义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遏制，就无法彻底消灭盘踞在菲律宾社会的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II 总结革命中的经验，吸取革命中的教训

分析和总结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党一项迫切任务。这种分析和总结的唯一目的就是吸取革命中的教训、辨别革命中的错误和不足，使得我们能够纠正它们并以此加强我们自身并重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我们批评这些错误和不足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和“治病救人”思想的体现。本着马列主义的科学精神，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党并加强革命力量，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菲律宾共产党必须在自我纠正的过程中巩固自身。

在我们党成立的 38 年以来，我们还没有赢得过革命政权。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彻底地分析这个失败，这样才能使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正确

的实践。

我们只有在展示历史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最终提出党的历史大纲。我们的总结自然不可能包含所有可能有价值的细节，那些细节本应留给有关干部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值得信赖的老同志们却早在三年前就纷纷积极投入到有关党的问题的彻底的讨论中去。

首先，我们的总结会提到，菲律宾革命的首要考虑因素是掌握“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

同时，在我们的总结中我们将会包含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领域。事实上讨论的主体就被分为这四个方面。然而在进行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暂时追溯一下菲律宾共产党的历史。

III 近期历史回顾

A. 菲律宾共产党的建立与其非合法性

菲律宾共产党于 1930 年 11 月 7 日在马尼拉建立，党的建立标志着菲律宾民族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菲律宾工人阶级在思想、政治、组织上都有进步，并开始菲律宾民主革命中追求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因此，随着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与菲律宾实际国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出现，新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开始了。

作为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菲律宾共产党立刻在城市的以克里桑多·伊凡格里斯塔为代表的先进工人中打下基础。在缺少周全的考虑与美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的阶级压迫特性的情况下，党公开在十月革命十三周年日宣布成立。在短时期内，1931 年 5 月 1 日，反动当局对党采取了惩罚措施。党内的骨干成员与一些党员被逮捕和监禁，在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均被禁止取缔。在 1932 年，菲律宾最高法院正式剥夺菲律宾共产党及其组织的合法性并对领导成员判处徒刑。

当菲律宾共产党的一线领袖失去工作能力时，党还没有发展出可靠的二线干部队伍接手党的工作。然而在 1935 年后，马尼拉的小部分中产阶级中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其中一部分小组还受到的是在右倾机会主义白劳德主义者领导下的政治教育。

在菲律宾共产党被定为非法期间，由佩德罗·阿巴德·桑托斯领导的社会党在吕宋岛松散的农业工人群众组织与农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

B. 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合并

在 1938 年 11 月 7 日菲律宾共和国按照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策对共产党有条件赦免后，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合并由美国共产党代表詹姆斯·阿伦的协助进行。在此期间，菲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中的白劳德主义领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联合大会中公开的领导集体选举中，克里桑多·伊凡格里斯塔被选为主席，佩德罗·阿巴德·桑托斯被选举为副主席，吉列尔莫·卡帕多西亚被选举为总书记。

在第二线秘密的领导以维森特·拉瓦为代表，他的时间主要用在全职政府中的工作而且政治工作被限于领导一个小型进步资产阶级组织——民主保卫联盟。拉瓦是受到美国右倾机会主义白劳德主义分子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党员的缩影。二线的秘密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是在非法期间在其他城市党务作用中，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中取得有限的成功的党员。

C. 日本占领时期的党

1942 年 1 月，在日本侵略者占领马尼拉时，党的领导集团并没有采取任何有组织的撤离措施，所以在不久之后，一线领导很轻易地就被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所

逮捕，而二线领导与集中在城市的党员也自发逃向周围的农村。尽管如此，大多数党员还是在没有协调的状态下逃到吕宋中部的一些城镇。吕宋中部政治局会议在 1942 年 2 月 6 日举行，会上讨论了党在极度危急状态下的各项方针。会议做出了组建游击队并将二线领导人提拔到一线的决议。维森特拉瓦被缺席任命为总书记，而那时他已逃到了黎刹省。一个月后的 3 月 29 日，抗日人民军在新怡诗夏省卡比奥的圣洛伦索地区正式组建。

与此同时，被逮捕的两名党的主要领导人阿巴德·桑托斯和卡帕多西亚被说服与日本人合作以要求党员停止抵抗。但是前者因疾病丧失工作能力，而后者在试图做出让步时被党逮捕，在随后被党重新教育。

党及其军队驻扎在阿拉亚特山区。在不久之后日本人便确定此地为共产党驻扎地。1943 年，日本人发动了“三月围剿”，俘虏了许多党领导与党员。在围剿中，在阿拉亚特山区周围的人试图以小组形式突围，许多党员干部与党员在此过程中被捕。为尽量减少敌人进攻所造成的损失，维森特拉瓦所领导的部队采取了“为防御而撤退”的方针。

“为防御而撤退”方针是指所有抗日人民军中队（相当于连级单位）和其他排级单位分散为 3 到 5 人的战斗小组，此方针使其在面对敌人时更加的被动与无助，它符合的是美国远东军的“潜伏”政策。

直到 1944 年 9 月下旬的 Bagumbali 会议，党宣布“为防御而撤退”方针错误时，抗日人民军中队才重组以对抗敌人。在实行积极的抗战方针后，人民武装的力量突飞猛进。然而在采用方案的同时，美帝国主义的空军已经开始轰炸菲律宾以为其军队大规模登陆做准备。

虽然“防御性撤退”这一错误方针得到了纠正，并免除了维森特拉瓦的总书记职务，但仍然保留了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导致了他可以继续和其他人一同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 Bagumbali 会议会决定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联邦政府回归后建立民主联盟以进行议会斗争。

D. 美帝国主义归来后的党

菲律宾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时进行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在某些领域获得了真正的政治权力，从而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论断。

然而在如何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伴生的地主所有制的回归的情况下，党对于维持人民武装这一核心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在党员与群众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未完全暴露出来。在党领导下作为主力的武装农民也并不是在菲律宾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动员起来的。在党领导地位已经确立的地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反民族、反民主的联系也未暴露出来，所以也没有受到人民的谴责反对。

除了在群众意识形态动员方面、对帝国主义立场，以及土地革命的缺陷外，菲律宾共产党并没有成功的在吕宋中部建立党组织与国家规模的武装力量。在更小程度上讲，只有在南塔加路地区于抗日战争末期建立了党组织与武装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层决定将其总部与政治活动中心转移到城市地区。基于轻信美国特工表示出“人民已经厌倦战争、向往‘和平民主’的资产阶级选举”的信息，党的主要斗争形式转向了议会斗争形式。因此党的中央机关与报纸被转移到城市中。

在农村中，党成立了作为合法群众组织的人民军退伍军人联盟与全国农民联盟以取代抗日人民军与 BUDC(地区联合国防军)。在城市中，党建立了劳工组织与其他城市组织的议会。党与群众组织通过民主联盟来进行法律与议会斗争，而在

民主联盟内部，党本身只是领导联盟的资产阶级的下属组织之一。

党所做出的解除人民部队武装的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因此，由人民军队所提供的政治权力在其被曾经的指挥者解散后被摧毁了。然而菲律宾共产党想制造的是这样一种错觉：象征性的向军警交出武器的“民主和平”路线只不过是一个“宣传路线”，但“真正的路线”实际上是隐蔽自己的实力。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敌人并不会被象征性的缴械所迷惑，“宣传路线”与“真正路线”之间的差别只是迷惑了群众而并未迷惑到敌人。一个基本事实是敌人不仅解除了人民军队武装、成建制的屠杀了几个抗日人民军中队(如 77、99 中队)，还对群众与抗日人民军采取了其他形式的镇压措施。

在美帝国主义的引导下，宪兵与民警给予地主武装保护以恢复他们在吕宋中部的土地所有权甚至是一些过分的强求，如对农民征收在日本统治期间欠下的土地租金。后来的事实证明党与美帝国主义媾和而放弃武装斗争的反革命路线的破产。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美帝国主义操纵国民党“联合”政府时期树立了增强武装斗争和能力的榜样。菲律宾共产党领导集团抱有一种可以通过民主联盟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斗争的幻觉，而且他们也确实在一些少数拥有极大政治影响力的领域派出了代理人。很快，在党决定合法抗争贝尔贸易法案、平等修正案等一系列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的法令后，那些在 1946 年获选的党的成员纷纷被驱逐出国会，这再一次说明了依靠资产阶级议会进行斗争的路线最终只会破产。

在战后初期，右倾机会主义主导了菲律宾共产党。维森特·拉瓦便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最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党的总书记职位留给了想要通过发展党为大众党派以进行资产阶级议会斗争的佩德罗·卡斯特罗，然后是主张与罗哈斯反动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的豪尔赫·弗里亚尼萨。1946 年的党章与 1938 年联合宪法一样，主张以议会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因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地方主义与对党的严重的暗中破坏行为而恶化。

E. 军事冒险主义时期的党

1948 年，党内的革命骨干和革命群众在面对与共产党、抗日人民军、民主群众组织及其领袖和广大群众作对的罗哈斯傀儡政府时，正式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是何塞·拉瓦领导集团主要根据外部条件来解释武装斗争的问题。因为之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单方面寄希望于 1949 年欺诈性的选举中所分割出的亲暴力的分割统治阶级，以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与美国的经济衰退为菲律宾人民军队打开胜利的大门，而不去消除党和人民军队的内部弱点，他们把外界条件解释为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

以何塞·拉瓦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团未能阐释迫使他们武装斗争的最本质原因，这样一系列针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土地革命的行动便没有纲领，同样地，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菲律宾当前条件下的武装斗争会持续很久。右倾机会主义者抓住拉瓦提出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政策的肤浅观点狠批，并把菲律宾共产党转化面向群众的开放政党以进行议会斗争，还提出了在党的领导权中公会成员应该优先的狭隘观点。

两个反对派都没有全面地考虑党总部与政治活动重心应当在城市还是农村。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左”倾机会主义者都同意菲律宾共产党仍是一个城市政党。

尽管何塞·拉瓦领导团体倡导武装斗争，但他们仍决定在城市遥控人民解放军。虽然何塞·拉瓦领导集团采取了武装斗争的政策，但他们并没有为其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工作奠定正确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矛盾地允许路易斯·塔

鲁克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与基里诺政府关于特赦问题进行谈判。

1950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以纯粹的军事观点制定了维持速胜军事策略的“PB决议”。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制定了2年夺取城市政权的时间表，但并没有对党、人民军队和敌人力量进行全面的辩证与评价。

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由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党机关制定了一个冒进主义的军事方针，要求在农村的人民军队在同一时间大范围但是过度分散地攻击吕宋中部和南部地区，以为夺取马尼拉做准备，而非在一个持久的阶段以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扩张。他们把各个大型军事基地、城市和省会作为军事目标。这项计划在一种急迫情绪的氛围下于3月29日草率制定，然后在1950年8月26日，对应“PB决议”里提到的1950年1月份时，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大型战役是敌人采取“围剿”策略的大反攻，更没有想到为了应对后续敌人反攻而集中人民军队武装力量是何其必要。

过度分散与缺乏武器的部队同样被部署在马尼拉的“大门”前以支撑人们“腐朽的保守政权即将倒台”的幻想。另一方面，政治局会议的总部却仍然设于无人居住的马雷德山脉拉古纳地区而与人民军队分离开来。就像书记处和政治局委员作为核心领导与政治局会议在地理上距离很远一样，本应遵循政治局的命令指挥人民军队的后者和军队也相隔甚远。军事行动及后勤、通讯线都在不可靠的地区过分地拉长了。

1950年10月，政治局在城市中被彻底粉碎，其党员、支持者与通讯员也被均逮捕。敌人获得了包括党员名单与战术计划在在内的大量党务文件，从而帮助敌人摧毁了城市内的党组织并粉碎了农村的人民武装。

F. 在军事方面连续挫败时期的党

在马尼拉的书记处与政治局委员被俘后，政治局会议于1951年2月和3月组织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以讨论新形势。作为党日益艰难处境的明显证明，会议本身就受到了敌人大规模的包围与沉重的军事压力。因为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武装部队可供防御，而会议只能依靠包围圈内的自然掩体。

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党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未能对何塞·拉瓦的冒险主义错误进行批判，由于会议选出的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基本是前领导集团的一部分，故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不过是被俘的政治局委员的替代品。并且会议认为前任政治局的集体被俘的原因最多仅仅是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警卫工作失误这样的战术性错误，中央没有以深刻而系统的自我批判作为整风运动的基础。

1951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只不过就是何塞·拉瓦领导集团机械且自负地重申了1950年的PB决议。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一无所知，不能明确地认识到人民军队只是在战略防御；相反，他轻率地认为当前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在“反攻”阶段。在党的早期历史阶段，新的形势除了领导集团的重大失误以外，还有不能展开在思想、政治、武装斗争的基本错误与薄弱环节的整风运动这一问题。

何塞·拉瓦领导的错误被党内赫苏斯·拉瓦与塔鲁克兄弟的政治斗争所掩盖。在这方面，赫苏斯拉瓦领导主要凭借组织策略以掩盖党领导中的冒险主义错误并与塔鲁克兄弟的投降主义思想斗争。

作为政治上和未经考验的意识形态上的弱点以及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灾难性军事冒险的结果，投降主义在像不满又不忠的路易斯塔鲁克这样的党内领导中扩散开来，而他本人在1954年向拉蒙·麦格赛赛反动傀儡政权投降。由于接连不断的军事挫败、对干部和宗派主义分子的长期的不当处理，以及拉瓦领导集团长

期大搞特搞党内宗派主义，所以这种完全彻底的投降主义逐渐加剧并最终成为了主流趋势。

赫苏斯拉瓦一上任，一个接一个的军事失败便接踵而至。1951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党的总部与其剩余的党员和警卫部队分散成几个小组盲目的散布在由大量敌人包围的从内湖省到新怡诗夏省的马德雷山脉与奎松的两边。在党需要集中力量以突破敌人包围圈的薄弱点时，却没有足够人力执行计划。从这时候开始，由于地区最有实力的指挥部即第2战区指挥部与路易斯·塔鲁克关系密切而疏远拉瓦领导集团，而其他部队因为何塞·拉瓦冒进主义的指挥而过度分散，所以赫苏斯拉瓦从来没有有效地控制过任何有一定规模的部队。

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许多塔加路南部、吕宋中部、比科尔、班奈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大规模的包围战中丧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指挥不力与敌人的切割战术使得叛乱倾向在人民解放军中逐渐发展起来。

在遭受军事失败打击的情况下，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在1955年将议会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方式，从而陷入与路易斯·塔鲁克一样的投降主义路线中。武装斗争的政策被放弃了，而之前反对这一政策的人沾沾自喜，并错误地认为由赫苏斯拉瓦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正确的。

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甚至解除了部队的武装力量，这些部队被转变为所谓的旅级编制。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起的世界修正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使得在随后几年中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认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更加合理。1958年前后，他解散了自己的安保部队，从乡下转移城市中并开始了脱离群众的城市流亡生活。这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方式使马尼拉地区主要领导人被捕。这标志着菲律宾共产党拉瓦领导集团的彻底失败。

在城市逃亡生活中，拉瓦没有参加党团的活动却撰写了政治通讯与指示，并任命了一些官员。正是在这一时期，赫苏斯拉瓦决定单独行动，并决定采取取消主义的“单线”政策。这个政策要求一名党员只与另一名党员联系。一开始，整个党退化到由几条单线组成，结果丢失线上的其中一人就会使整条线上的党员全部自动与组织失联，最后逐渐整整一条线上的人都会损失掉。这一过程导致了党的组织的严重解体。又过了几年，赫苏斯拉瓦与合法干部和武装干部都失去了联系。

在这一取消主义时期，党落后了，甚至落后于那些打出雷托的民族主义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从1957年开始，到1961年甚至还挺有起色。直到新党员的出现与老党员的重新活动，党才认识到自身已经远远脱离了当前的实际形势。与此同时赫苏斯拉瓦独断专行做出代表党整体的指示才得以揭露。1964年5月，赫苏斯拉瓦在马尼拉的桑帕洛克被捕，而当时各种情形都表示他是自首的。更重要的是，他是故意利用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个人逃跑主义与取消主义将自己置身于城市中反动分子的手中的。

IV 主要错误和弱点

A. 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

菲律宾共产党过去的领导集体在思想上的错误主要是主观主义，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由此导致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菲律宾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中有比较多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形成主观主义思想的社会和历史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建设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时，应当谨慎细致的防止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主观主义倾向的影响。

党内曾经充斥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没有完成这种思想改造的党员，他们

来自中农、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其他小生产者。他们既没有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自己，又没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

虽然以克里桑多·伊凡格里斯塔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早期成员主要来自工人阶级，但是党内领导集团错误的将党的主要活动方向放在公开的、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城市政治斗争上。于是，当美帝国主义与其在菲律宾的走狗将菲律宾共产党宣布为非法组织时，这些活动停摆了。当时的党内领导层要是能够从革命的和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才能做到辩证地考察菲律宾的形势并找到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正确方法。

在 1935 年左右，党仍处于非法状态，而党内占多数的小资出身的党员却带着他们那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观点，选择以建立不固定的领导集体的方式开展政治工作。在党内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头头便是那些被白劳德经验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潮流所深刻影响的人。此时菲律宾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接触像维森特·拉瓦这样的骨干，而其本人则担任党内领导层的代表并开展党的工作。

这里，经验主义者们的主观主义思想在党的政治政策和工作中体现了出来，包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党内领导决定将在城市开展工作作为重点；与菲律宾社会党合并来增加党的规模；在合并章程里出现的右倾条款；面对美帝国主义和菲律宾联邦政府时的投降主义；没有为将党的领导机关迁移到农村做任何准备；1943 年采取的“为防御而撤退”政策，由维森特·拉瓦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在农村的主张，日占时期的单纯反日路线，抗日战争结束后将领导机关迁移到城市，以及由维森特拉瓦，豪尔赫·弗里亚尼萨和佩德罗·卡斯特罗在 1945 年到 1948 年提出的其他直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经验主义增殖的土壤，一方面是低估了人民民主力量，另一方面是高估敌对势力的力量。党的工作因此变为被动地应付敌对势力，而非在辩证分析斗争形式的基础上平衡各方势力。于是党在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斗争中本应具有的革命的主动精神，被静态、片面、孤立的狭隘观点所取代。

因此，城市政治工作成为了重点工作内容，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希望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竞争和合作的方式向美帝国主义和本地反动派在他们势力坚固的像堡垒一样的城市中乞求“民主式和平”。农村地区被抛弃了，革命精神、农民群众的支持、广阔的斗争空间都统统被无视了。此外，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们也存在对舒适而优越的城市生活的个人向往。

然而，主观主义还展示了它的另外一面，在 1949 年到 1955 年之间，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在何塞·拉瓦领导的两年里和赫苏斯·拉瓦领导的五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教条主义滋生于对人民民主力量的高估以及对敌对势力的低估，以及并没有对持久的人民战争的艰巨性做到充分考虑。在何塞·拉瓦的领导下，党在战略上对菲律宾局势的判断是他们在短短两年内就必定能夺取政权。何塞·拉瓦领导层轻视了长期细致开展党的建设必要性，轻视了建设人民军队的必要性，也轻视了建立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主观主义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何塞·拉瓦领导集团乐于使用带有“左”的风格术语，即便这些词汇与基本的社会形势无关。领导们用书本上的知识和一些据说是关于世界形势和敌人核心集团的秘辛去把党内其他同志们搞糊涂，在这种知识的基础上他们所制定的决议让党内气氛紧张，让群众摸不着头脑，并且完全忽略了持久的人民战争必需的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另一方面，主观主义中的经验主义在维森特·拉瓦和赫苏斯·拉瓦领导时期，还表现在面对敌人压倒性的军力优势时，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懦弱地放弃了革命的主动精神，选择被动地接受不利的斗争局势而非应用革命的原则和策略来分析菲律宾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脉络，来寻找可能改变形势的方法。

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思想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着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两个方面。稍微转动一下这枚硬币，它便会突然露出了其中的一面。维森特·拉瓦领导集团和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分别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上体现出了他们的主观主义错误。所以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从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病中跳了出来，让党重病缠身，给革命运动带来了灾难。

那些秉持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经常徘徊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之中，其实只不过因为是此刻依附于主要因素的次要因素在下一刻就会转变成主要因素罢了。这便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辩证关系。同志们，不必为一个教条主义领导集团中露出经验主义而感到困惑，因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点便是用他们那狭隘而有限的经验为基础去制定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决策；同样地，也不必为一个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指路的领导集团在二者中飘忽不定而感到疑惑。所有这些主观主义者无法把握辩证发展关系，所以才这么反复无常。

在 1951 年，赫苏斯·拉瓦领导的领导集团继续执行何塞·拉瓦领导时期的教条主义路线。但是随后几年的军事上的失利使得经验主义思想在菲共官僚中占据主流。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高估了敌人的力量，他们决定离开农村，转而以议会斗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并根据他们那狭隘的个人经验开展所谓的“单线”计划。

纵览这一系列主观主义领导集团，我们可以说，维森特·拉瓦、何塞·拉瓦和赫苏斯拉瓦应该对菲律宾共产党长期附身的小资产阶级病负责。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持续助长菲律宾的修正主义的气焰。从本质上讲这是他们没有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并将其运用到菲律宾社会的具体形势上的能力。拉瓦兄弟 30 年来篡夺党的领导权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菲律宾共产党还是这么弱的原因。即使每一个拉瓦上台后的每一项政治错误都在造成长期损失后暴露了出来，可现在还是没有有一个彻底的整风运动来揭发并改正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错误。

维森特·拉瓦所提出的“为防御而撤退”的主观主义政策为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尽管有这个前车之鉴，但是党在战后没有立即通过整风运动来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地，拉瓦卸任后，后续的领导同样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整风运动。至今，试图纠正赫苏斯·拉瓦及其前任领导党务时遗留下来的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错误仍然会遇到强硬的阻碍。由于缺少对这些错误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系统而明确的认识，党在不断的反复犯同样的错误。

党的领导权力在血缘兄弟之间传递，在国际共运中绝无仅有。这可以看作是主观主义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的一个浮夸的表现。

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路线，是党内职业官僚作风蔓延的体现。这里，党内领导权力被程序化地托付给血缘亲属，而非依据政治理想和党内同志的信任决定后继者。在这种方式下，拉瓦兄弟作为一系列党的总书记总能依靠这些人工制造出来的机械而又麻木的多数人。

主观主义毒草仍然顽固地残留在党内的，但我们必须要清除它们。党内的一些在前代领导者在任时接受思想教育的老干部还存在对前代领导者的感伤主义思想。他们多情地认同了拉瓦兄弟的个人牺牲，却同时无视了这个名为主观主义错误与失败的祭坛上到底有多少人民与干部在这里丢掉了性命，同时，他们无视的还有他们所谓的拉瓦兄弟的自我牺牲正是他们自己主观主义错误与失败的恶

果的这个事实。

感伤主义,与其他一些因素结合,成为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开展整风的阻碍。这种感伤主义糅合了对一些干部拥有的资产阶级下的高级学历所持有的主观主义敬畏态度。此外它还表现在那些在一系列拉瓦领导集团时期得到意识形态教育和受到他们表彰的人对他们的个人信任上。

拉瓦兄弟的从主观主义思想发展来的资产阶级黑线,为当代菲律宾的修正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为我们要重建党,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整风运动坚决反对并彻底扫清拉瓦的资产阶级黑线及其主观主义错误。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处理拉瓦王朝留下的人,不如说我们追求的是改正那些主观主义错误。如果不开展整风运动,如果不巩固党内意识形态,那么现代修正主义就会泛滥,解除人民民主革命的武装,破坏人民民主革命的进程。

拉瓦的修正主义之所以能在党内持续数十年,是因为党始终没有像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做的一样,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整风运动必须以马列主义的方式在菲共党内开展,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内与右倾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

B. 政治方面的错误

菲律宾共产党历史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从主观主义的世界观产生的。这些错误使得党没有成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没有让党与全国各地的群众坚定而紧密的联系起来,也没有使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保持正确的工作方式,更没有使其通过推行土地革命来建立全国统一战线以扩大影响力并与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做斗争。

早期菲律宾共产党在 1930 年至 1931 年的城镇式、议会式和开放式的性质是导致其政治灾难及其后续困难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所谓的早期,党内领导集团就习惯在公开场合用一些“左”的话语去和整个资产阶级唱反调,并且党的非法活动的脚步并不能跟得上合法活动的进度。

当时的党没有动员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即便党内主要领导和群众组织在困难时期分散到全国各地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农村播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种子的意义。同时,党也没有立即接受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所以他们并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作一个阶级盟友和一个干部的来源。

然而,就在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就开始涌入党内,到了 1935 年,他们就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量了。他们持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状态和他们未改造过的世界观让这些人阻挠了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劳苦大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上。而即使在公会这方面,党内干部工作的非法斗争也是屈指可数。到了 1937 年末,只有一小部分干部在吕宋中部的一些农村里做群众工作,反而是佩德罗·阿巴德·桑托斯的社会党在农村中有着数量大但是松散的群众基础,这个改良主义政党中的一小撮积极分子还真的去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他们缺乏一个共产党干部应有的组织性。

在 1938 年,菲律宾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标志着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黑线正式确立。两党合并章程的序言条文声称,该党“守卫由美帝国主义扶持的联邦政府颁布的宪法以及在其中声明的种种权力”;该文件在第三章第一条的条文中声称,该党“尽一切力量反对任何密谋或实际上颠覆、腐蚀、弱化或瓦解一切菲律宾主体系的集团、组织、圈子、派系或政党,因为在此体系下绝大部分菲律宾人民已经得到了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权利”。该文件说明,当时党内领导人们全身心地对人民阵线的奎松集团抱有幻想。

面对法西斯主义日益壮大的威胁，党的领导集体没有完全把握住把农村根据地预备好并发展它的必要性；而即使他们已经推测出了威胁的存在，却仍然没有充分地准备好武装斗争。当时的国际局势已经明确反映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菲律宾的局势不是很有关系。从 1938 年到 1942 年，领导菲律宾共产党一二线的领导人们都认为，当时的主要工作方向应该是城市，并且应该集中力量来保卫“民权”，几乎放弃了党的建设和在农村动员农民参军的工作。他们假定与社会党的合并能够使他们大幅度地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在人民阵线的旗帜和联邦政府的鼓动下，党内高级领导在以大马尼拉为代表的地区和其他一些省份，在反动政府的竞选办公室之间奔走，而他们忽略的却是处在农村的革命首要任务。

在二战爆发后，党向联邦总统曼努埃尔·L·奎松提交了一份要求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军火增援的备忘录，然而后者清楚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哪里，全然不顾人民阵线，以拒绝提案作为回应。党避重就轻，没有选择把工作重点放在动员农民群众的问题上，反而一直做一些像在人民阵线旗帜下的合法的、城市的次要工作，而这是受到指望一个美帝国主义操纵下傀儡政权能够提供军火支持的虚假美景所影响。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马尼拉时，一线领导在城市内遭到逮捕，所以其他负责城市工作的干部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撤退。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因为缺少彻底的整风而得以常年隐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的错误。

合并后的党专注于议会斗争，所以根本没有针对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做出最实质性的准备。在日本人入侵时逃往农村的城市干部逃跑时不能有组织的撤退，这点充分暴露了克里桑多·伊凡格里斯塔领导集团在建设党时所犯下的失误，他们并没有基于农民群众为土地而斗争的事实去建设党，而这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所以，那时并没有一个发动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民战争所可以依靠的农村根据地。

被时下局势上了一课以后，党内领导集团才举行了吕宋中部政治局会议然后组建了抗日人民军以对抗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府。在抗日人民军受党指挥的情况下，党开始在农村建立政权。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在“三月扫荡”时，党与人民军遭到了开展武装斗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失利。此时，维森特·拉瓦领导集团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为防御而撤退”政策。该政策与美国远东军的“潜伏”政策相同，主张回避与日军的武装斗争。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被宣布为错误方针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人民民主力量的壮大。

来自群众的立即抵抗体现出了“为防御而撤退”政策的破产，最终党在 Bagumbali 会议上宣布这是个错误的政策。尽管会议决定将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降职，并且重组抗日人民军各中队以加强抵抗，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委员会仍然有很大的话语权。此外，对于那些通过 1938 年合并加入进党而自动从“社会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的人，党的领导集团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所以他们也最易受到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感染。投降主义叛徒路易斯·塔鲁克就是这些没有上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大群人的代表。放弃“为防御而撤退”的政策后，党和人民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有限程度的胜利。在几个月内党在吕宋中部形成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和地区都增加了一定程度，并且此时人民军可以部署一定规模的单位前往南塔加路地区建设并支援武装根据地。

在抗战结束前夕，随着美帝国主义登陆菲律宾并开始重建统治，右倾机会主

义路线再次出现并且成为党内的主要路线。党内领导集团认为，菲律宾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而党可以选择在由美帝国主义和菲律宾地主们建立的民主和平的环境里来实现党的政治理想。与这种错觉相对的是军警犯下的暴力罪行，是民兵和各式各样美国特工的不正当逮捕并监禁抗日人民军的骨干领导和战士。面对这种形势，党采取了双重路线。一方面采取“宣传”路线，在公开场合声称接受“民主和平”的主张，愿意通过加入民主联盟来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试图采取隐蔽的“真实”路线，将武装力量分散潜伏，解散人民军的各中队，并命令其中的一部投降来掩护“真实”路线。这样，党试图以参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名义，将政治活动的中心转移回城市地区。

党采用的这种双重战略路线，是以理想化的欺骗作为本质的战略路线。敌人没有被抗日人民军象征性的投降所欺骗，党内干部和群众却出现了困惑。党的领导集团搞双重路线、丢了枪杆子，也没有建立正确的群众路线。1946年的党章仍然坚持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该文件在第八章第二条中声称，“加入或参与任何试图或正在进行破坏、削弱或推翻菲律宾民主体制的组织、阶级、派系或政党的人都会被立即开除出党”。

何塞·拉瓦对党的领导持续到1948年五月。在此期间党被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占据。在战后早期，维森特·拉瓦、佩德罗·卡斯特罗和豪尔赫·弗里亚尼萨的右倾机会主义影响较大。其中，佩德罗·卡斯特罗主张右倾机会主义和迎合落后分子的尾巴主义，并主张建立一个以参与资产阶级选举为唯一目标的全民党，最终也因此被免职。然而党的领导集体并没有通过发起党内整风来在思想和政治上清除这些政治主张带来的危害，他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通过激烈的组织手段去对付那些跟佩德罗·卡斯特罗站队的人，并且不对广大党员解释决策动机。豪尔赫·弗里亚尼萨取代了佩德罗·卡斯特罗，但也很快因为其右派观点而被从书记处开除。同样，也没有彻底的整风运动来清除不断产生右倾思想的根源。

何塞·拉瓦领导集体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没有对持久的人民战争形成清晰的认识，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只能利用党和群众关于武装斗争法西斯进攻的呼声和几个正式当选并且反对贝尔贸易法案和平等修正案的国会代表。这个领导集团自主的期待外部条件能给他们带来革命的胜利。

由于缺乏针对之前右倾思想的彻底的整风运动以及相应的组织上和管理上的措施，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仍然暗流涌动，甚至成为了何塞·拉瓦的“左”的机会主义的一个侧面。当坚持这种思想的领导控制了党内领导机构并接管武装斗争的工作后，他们甚至允许路易斯塔鲁克作为代表来与基里诺政府协商人民武装力量的投降和赦免。这又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瓦解群众的革命斗志更甚于欺骗敌人的例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会考虑向敌人投降或寻求赦免，因为这种做法就是在背叛正在斗争的群众，就是在推广投降主义，就是在为敌人服务。

何塞·拉瓦领导的“左”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地看待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力量变化，认为其虚弱与分裂的过程是直线式的，并且党可以在这个趋势下可以很快取得政权。他们没有认识到，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持久的人民战争应当切实认识到敌人的力量所在。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可以依靠的只有人民军和地区联合防卫军所控制的解放区的居民。由于之前失利时党将其干部分散到全国各个重要地区而非吕宋中部、马尼拉、黎刹和南塔加路地区，以及此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导致人民军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所以自然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人民。而在菲律宾这样的多岛屿国家争取人民的民主力量并在革命事业上取得进展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因其“左”的机会主义思想，没能透彻地理解完成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条件。他们没有看到党的建设、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农村武装根据地以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如果当时党的领导集团能够接受并合理地运用这些理论武器，那么他们就能够看到人民战争必然是持久的和艰难的。

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似乎奇怪且空想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因为菲律宾是个小国家，而一个群岛是不会有连续而又相邻的一大片己方农村存在的”。何塞·拉瓦作为党的总书记，倨傲地认为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的想法是浮夸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农村根据地本身可以作为凝聚抵抗力量并支持游击战的后方。政治局在内湖省的一个密营，即使不是真的农村根据地，也可以因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而受到当地百姓的有力支持。

应当以土地革命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持久的革命武装斗争。人民军队应当从稳定的根据地出发，有序地推进。但是党的领导集体因其小资产阶级思想，过于急切而冲动地试图在短期内占据资产阶级政权的中心马尼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从来没有意识到党可以在农村建立人民民主力量来与资产阶级政权做斗争。当这种冒险主义的风气最盛的时候，领导们会以“马拉卡南宫再见！”用作告别词。这反映了何塞·拉瓦领导集团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幼稚思想。而当时的菲律宾需要的，是要党先在群众中动员并建立起武装力量以便巩固农村根据地，接着从农村根据地出发逐步实现目标。

1951年二月、三月间，在中央政治局领导被逮捕后体现出他们不能正确建设并运用菲律宾革命的三大武器，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用被捕的党领导的“粗心”和底层干部、下级军官和群众的战术性失误肤浅地掩盖了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种种基本错误。如果这时候有一场整风运动，就能够揭露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各种失误的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上的基础，就能消灭持续存在右倾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

赫苏斯·拉瓦接收领导权力后，并没有立刻改变何塞·拉瓦的“左”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当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对所有的人民军单位失去有效集中指挥后，敌人给党造成了一系列的军事挫折，以及路易斯·塔鲁克和他的铁托式的军团这样的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出现，这一切都加重了党的负担。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1955年正式采取议会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并且解散了武装部队。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会不断使从农村到城市的各个党内领导滋生个人逃跑主义。这种个人逃跑主义造就了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最烂的政策，即“单线”政策，也就意味着消灭了党的集体生活并且分解了党所有的组织和军事单位，这甚至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想要搞议会斗争的目标都失败了。

菲律宾共产党斗争性的恢复归功于新干部的出现和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发展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老干部的重新活跃。

到目前为止，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对党的恶劣影响仍然存在。该思想长期影响着党，并且至今未被彻底的批判，其影响不会在几周、几个月或几年里自动消除。即使它的直接代理人从领导位置被罢免，这种错误仍然不能在党内清除，除非我们与他们的错误做坚决斗争。考虑到现在情况，我们要时刻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但对于那些深刻学习并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并坚持党正确的群众路线的人来说，他们也要时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革命力量和勇气。

需要补充的是，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的主要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次要方面是“左”的机会主义。今天，一些党员高估了像民族主义进步运动这样的合法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群众组织，也高估了像劳动大宪章和农业土地改革法典这样

的政府措施。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股小的暗流，他们幼稚地犯着“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极度的低估了合法群众组织的价值，还兜售“左”的词语但并不去真正的做彻底的群众工作并与人民的剥削者作斗争。

当代修正主义通过像拉瓦这样的修正主义叛徒和其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菲律宾社会占据了一席之地。因此，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来反击当代修正主义。

如果不这样，那么菲律宾共产党为人民民主力量斗争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经历停滞和倒退。

C. 军事方面的错误

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错误认识，通常会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制造出错误。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严肃地对待这种关系，则可能会在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失利。

武装斗争，是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武器。没有服从党指挥的人民军队，人民就没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示范的理论和实践的一切。身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我们党必须整合三个必要且不可分割的成分，也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以及农村根据地。

在1930到1942年党建立的头十二年里，党没有立刻发展这三个成分。1931年时，它第一次得到了来自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实际经验。多年来，反动政权带着它所有用来维持高压的武器成功地给党造成了重大的困扰。

在党终于在广泛抗日活动的基础上组织起了抗日人民军进行游击战时，党内领导集团并没有透彻理解要拿什么开展人民战争。当党和军队受到第一次来自日本法西斯的严重挫折时，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了“为防御而撤退”的政策。这个政策要求解散人民军中队，把本该集中起来形成局部优势来歼灭日军和伪军的孤立部分的军队，分散成大量三到五人小组。这一做法极大地削弱了人民军队的作用。

来自群众的希望消灭敌人的持久呼声，迫使党的领导集团放弃了“为防御而撤退”政策并重组抗日人民军中队。然而，当美帝国主义再次登陆菲律宾时，党和人民军的领导集团再次无条件放弃了军事主动权而听命于美国远东军。抗日人民军的中队非常乐意也乐意迎接并协助美国的再占领军，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对抗撤退的日本法西斯分子时显得突出。党的领导集团已经准备好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主动权，因为它一心要回到城市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

即使美帝国主义在党和人民军队控制的地区发动恢复地主权力的战役并攻击了人民和人民军队，党的领导集团却以“民主和平”为错误口号要求解散人民军队的武装单位，而不像在中国的先鋒党那样可以握住它的枪杆子与敌人战斗。

在何塞·拉瓦领导下，军事冒险主义和纯粹军事观点的错误一直延续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极端退步。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军事冒险主义“左”的主观主义错误的根源。这种世界观阻碍了党的领导集团了解在菲律宾社会开展人民战争的发展规律，从而阻碍了党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何塞·拉瓦领导的特点是军队的浮躁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报复心态。然而，它所反对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觉，即可以在城市指挥人民军队，而马尼拉市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根据地，他们认为可以在不用建设农村根据地的前提下就能轻松夺取它。

这种想要在两年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不在人民中开展广泛的基础工作的状态下去夺取城市的一厢情愿，所表明的只能是对持久的人民战争缺乏理解。由于“左”倾机会主义成为何塞·拉瓦领导的主要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只能作为次要方

面或者像路易斯·塔鲁克代表的暗流而持续存在。由于做出的估计是内部分裂使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弱化了，因此何塞·拉瓦领导集团下令仅对菲律宾傀儡军队开火，并严格避免袭击美国军人。

低估美国对当地反动派的军事支持通常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与此同时，人们错误地认为，避免与美国军事人员的军事接触会使红军的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这是一种潜伏在“左”倾机会主义背后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右倾的反革命路线的衍生物，认为美国在抗日战争期间重返菲律宾是为了击败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然后重建“民主和平”。

希望通过不稳定的基础获得快速军事胜利是“左”倾机会主义，例如资产阶级政治家劳雷尔和罗德里格斯曾幻想率领叛军与人民解放军一起从八打雁和黎刹以打击基里诺政府。然而，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让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向夺取政权这样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上扮演决定性角色。然而此时人民军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来攻打马尼拉，只有不超过 3000 人能够为这次战斗集结，因为人民军队正在其他地方被过度地分散了。

在总部设在城市的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给在农村的人民军队下达作战命令时，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显而易见。即使在农村，政治局也远离主要的军事力量、依靠自身的伪装，而不是建立一个可以依赖的稳定的农村根据地。党的领导集团与吕宋岛中部的不稳定地区和南吕宋岛完全的白区的群众之间仍然存在巨大距离。

在城市的党总部远离政治局，而后者也与人民军的主要部队分开，各项命令也因要求人民军队各部队穿过不稳定不可靠的地区并同时进攻诸如军营、城市和省会等分散的目标而根本得不到执行。这种武装运动过度分散了人民军队的力量，并进一步拉紧了已经过度紧张的通信线和补给线。根据 1950 年 1 月的“PB 决议”，人民军在 1950 年 3 月 29 日和 8 月 26 日进行的突袭，充分显示了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冒险主义式的急躁。从本质上讲，它没有辩证地认识到敌人进行反击的能力，没有意识到这种反击可以将政治局与地区指挥部等连接起来的过度扩张的线路摧毁到这种程度。在 3 月和 8 月的扫荡之后，敌人进行了反击，向数量较少并分散在吕宋中部、马尼拉、黎刹、比科尔和班乃的人民军队派出整整 25,000 名军队。

在 8 月 26 日的突袭后不久，1950 年 10 月，在城市的党总部被敌人系统性地粉碎。考虑到敌人在这次镇压中取得成功的程度，可以说事实证明了在城市中快速招募党员的政策是愚蠢的并且是违反城市党务工作的防御和地下要求的。这至少说明了党的最高机关被敌人渗透了。

对红军干部和战士的不正确处理加重了对敌人军事政策的失败。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幌子下，何塞·拉瓦领导集团对那些被发现甚至犯下轻微错误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方法。即使在较轻的惩罚已经足够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对干部和战士施加死刑。在量刑时，他们并没有被认真对待犯错的干部和战士的生活史，而且通常情况下也脱离事实处理错误。而被误认的“布尔什维克化”其实是资产阶级军事书籍中的战争规则。随着人民军队遭遇越来越多的挫折并且出现了解体的倾向，这种对干部和战士的不当处理就更加恶化了。

在对夺取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渴望中，何塞·拉瓦领导指示党的机关把军事观点置于指挥之中，使军事技术文章在人民军公报中占主导地位，还学习并采用 90 周的“训练时间表”作为基本训练指南——而这其实是美军与其在菲律宾的反动武装所使用的教程。这些具体事例表明了他们完全不了解人民战争的本质。

随着 1951 年下半年武装斗争开始衰退，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处理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那时不同的区域还被强行区分出来哪个是友好的哪个是敌对的。这种区分不是为了进行正确的宣传活动以从敌对态度到友好态度来赢得人民，而是为了对普通农民进行报复性攻击以获取食物，通过这种方式没收一些农民的耕作动物以为陷入困境的人民军队战士提供食物。没有人充分认识到，人民军队除了作为一支战斗力量之外还是一支宣传和生产力量。

正是由于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严重错误以及对敌人的有效率的反攻，让人民军队中分散为流动的反叛小队和这些队伍的堕落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纪律，人民军队变得肆意分散，并伴随着中央指挥权有效性的丧失，使党从一场灾难走向另一场灾难。

在赫苏斯·拉瓦接受任命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在武装部队被迫驱散的基础上继续以流动叛军倾向的形式存在。由于中央不能有效指挥主要武装力量，分散的武装部队遭受了以“为生存而斗争”或“经济斗争”的名义进行的反动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行动，此外敌人惯用的“精神战争”的优势使人民军队做出不少的虐待和过激行为。反动军利用“人民军队”的实际做过的虐待与过激行为，系统性地利用穿便服的反动军队为他们自己制造虐待和过激行为，并将其归咎于人民军队。在何塞·拉瓦和赫苏斯·拉瓦领导的党内部的一个深层的宗派主义路线就是这样被敌人利用的。

赫苏斯·拉瓦领导无法纠正何塞·拉瓦领导层的军事冒险主义，因为它没有全面了解人民战争的本质和要求。它完全不知道如何在战略防御和战术攻势阶段进行人民战争。和以前一样，它完全不知道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由于没有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从未能够重新组建人民军队的分散武装部队，而这些部队在 1951 年至 1955 年期间不断受到反动军队的大规模袭击。1955 年，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赫苏斯·拉瓦领导人采取右翼路线，并采取议会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当赫苏斯·拉瓦实际上解散包括他自己的警卫队在内的武装部队，并选择过一个城市逃亡者的生活时，他就犯了取消主义错误。人民军总司令卡斯特罗·亚历杭德里诺和党的总书记赫苏斯·拉瓦从农村到城市以及他们随后在城市中被捕的个人逃亡经历最终证明了党的领导的错误军事路线。

只有在第 2 战区，特别是在邦板牙省，以及达拉、巴丹和新怡诗夏省的部分地区，还存在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残部坚持抵抗。这些还在抵抗的人不是那些盲目跟随进行武装斗争的拉瓦兄弟领导集团的人。尽管如此，那也必须特别在这一地区对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和路易斯塔鲁克的投降主义进行彻底的整顿。在这里也必须纠正流动的反叛倾向和做法。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军队，它必须要受到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有效指挥，而这个政党也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用于土地革命并建立稳定根据地的思想武器。

对于党来说，在大马尼拉、吕宋中部和南塔加路的部分地区建设党是不利的，虽然这些地区具有战略价值，但是这些地区却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群岛中最集中地区。但是，党和人民解放军必须采取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薄弱环节，把群岛上的斗争从短期的劣势转变为长期的优势。除了在吕宋中部以外，吕宋岛人民主要军事力量和农村基地的发展应该得到充分考虑；此外，还应该利用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的其他岛屿来驱散和消散集中在吕宋岛的敌人的主要力量。

D. 组织上的错误

在组织上，菲律宾共产党的主要失误是它没有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质而

且具有全国规模的组织。在党的建设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没有得到正确应用，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了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指挥主义和尾巴主义的错误。

如果想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质的政党，就需要一支建立在群众支持上的干部队伍所组成的国家体系。在菲律宾社会现存的困难条件下，谨慎地建设党是明智的政策。培养并发展干部的过程必须始终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标准。具有广泛群众性质的政党，就意味着采用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以及组织原则和方法，使党员干部群众化。菲律宾共产党只有干部能真正领导大批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时，才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党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反过来，斗争产生成为党员的最好、最先进的革命战士。

关门主义是克里桑多·伊凡格里斯塔领导集团的明显趋势。那时的党工作集中在工会运动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只能通过发动革命武装斗争并领导农民群众才能增强党的力量。1948年，党在一段时间内重新获得革命力量，直到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冒险主义错误破坏了革命的复兴。在这种情况下，事实表明，只有在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并领导农民群众的情况下，党才能真正地获得群众力量。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党只有通过激发和动员农民群众才能获得力量，将农民革命作为人民民主斗争的主要内容。归根结底，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党只有得到农民，特别是贫农和农场工人的大力支持才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到目前为止，党内成员相对过于集中在吕宋岛中部和马尼拉黎刹地区。即使在以前菲律宾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党也没有通过系统性的部署干部以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宣传人民民主革命。

在长期担任工会领导人的过程中，克里桑多·伊凡格里斯塔与米沙鄢群岛的其他工会领导人建立了一些联系。但他本人即使是在三十年代晚期，也有一种幻想，即如果党能够控制吕宋中部，那么整个吕宋岛就会轻易得手；如果该党能够控制吕宋岛，那么整个群岛都将随之而来。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党曾经计划派遣一队干部前往米沙鄢群岛，但这项计划后来被取消了。在战争期间，党和抗日人民军主要建立在吕宋中部的单一地区。即使是在南塔加路的可以到达的地区，党也无法在亲美游击队的抗日战争中夺取领导权和主动权。战争结束后，也没有立即认真对待将干部派往其他岛屿的问题。

只有在何塞·拉瓦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高峰期，党的干部才被派往卡加延河谷，比科尔、班乃、伊罗戈和棉兰老岛建设党和军队。但这些先锋一样的同志显然无法在强大的既有基础上建设党和军队。由于党的领导集团未能采取正确的政治路线，所有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到这点。快速军事胜利的主要政策不允许干部有足够的时间在更大规模和全国范围内建设党、军队和统一战线，以及发展人民民主力量的一切必要条件。

在赫苏斯·拉瓦领导的整个时期，党始终不能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组织。这个领导集团只是主导并加速了原有党组织和在吕宋中部以外新建立的党组织的毁灭。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条件允许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建立合法的群众组织时，在建立合法的群众组织作为党发展的载体这一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只有在1960年之后，主要依靠新党员和复出的旧党员的主动性，党才敢于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的复兴。现在，党已经开始在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质且有全国规模的党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通过民族统一战线，在被压迫农民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的无产阶级革

命政党仍然可以通过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补充革命力量相结合来扩大其支持。

在菲律宾，党在人民阵线时代反对法西斯主义时首先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但在此期间，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强大影响开始以微妙的方式腐蚀党的革命意志。

战争结束后，民主联盟成为了一个正式的统一战线组织。但这种联盟只是一个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并允许一些资产阶级人士担任领导的联盟。党实际上是为他们抬了一段时间轿子，一直到他们在武装斗争加剧时仓皇出逃。

在赫苏斯·拉瓦领导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合法的群众组织，所以党不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被克拉罗·梅奥·雷托激怒加入反帝国主义运动时，党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因为取消主义政策严重阻碍并威胁到了党组织的存在性。

在许多情况下，党未能在其组织工作中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党成立后不久第一次被宣布为非法时，没有秘密的第二线领导能够组织开展党的各项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在战争开始时，第二线领导取代了失去行动能力的第一线，但前者在之前脱离群众工作，只是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中从事有限的政治工作。

由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党犯下了严重的组织错误，民主集中制没有在党制定决策时充分发挥作用。

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的发展是严重侵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的拉瓦兄弟系列领导集团是导致党干部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长期遭受挫折和士气低落的资产阶级策略的结果。他们在任命、指派或竞选领导职位时实行的是像裙带关系和偏袒主义这样最简陋形式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菲律宾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的标志。尽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要求，社会党的成员仍然是批发进入的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第一线和第二线领导集团专注于城市和法律政治工作，所以对党的组织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

在抗日战争之后，维森特·拉瓦，豪尔赫·弗里亚尼萨和佩德罗·卡斯特罗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和法律主义的大热潮与战前开始的一种未经纠正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有着辩证的关系。豪尔赫·弗里亚尼萨主张彻底解散人民军队并与反动的罗哈斯政府组成“统一战线”；佩德罗·卡斯特罗主张组建“群众党”、进行议会斗争并取消党的非法工作。民主联盟内部出现了允许资产阶级人士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政策，而允许民主联盟在群众的政治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主义行为。

宗派主义是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主要组织错误，而自由主义则是次要错误。他们的指挥主义让他们在制定命令时与农村武装斗争的具体条件隔离开来。在农村的战斗力量中，宗派主义的过度行为是打着“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进行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的轻微违纪行为会被认为是敌我矛盾。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采取说服和宽大的政策就够了，但他们还是对犯错的党员和红军战士施加最严厉的惩罚。在城市中，宗派主义也与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由于民主联盟的失败，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立即否定了中间势力采取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

虽然何塞·拉瓦领导的主要组织错误是宗派主义，但他在任命高级党务职位时也使得自由主义持续扩散，他发展的高级党员恰好都是拉瓦家族的亲属、朋友和家族里的镇民，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经历过革命的群众斗争。当然，自由主义基本上搅进了马尼拉市的快速吸收党员政策，这个政策在事实上提供了敌方特工渗透进党的机会，这项政策的基石仅仅就是个人信任。自由主义的一个荒谬例子是塔

西亚诺·黎刹的任命。就因为他有着一个和资产阶级民族英雄何塞·黎刹一样的姓，这个姓就成为将他指派到核心岗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赫苏斯·拉瓦领导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继承着何塞·拉瓦领导集团的宗派主义。多年来，赫苏斯·拉瓦领导的党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恐怖行径，让党员一个个都服服帖帖，期间许多干部因经不住考验的原因而被处决。有时候怀疑和猜测就能使党员被判死刑。

当右倾机会主义盛行时，赫苏斯·拉瓦通过宠幸劝阻他们加入革命的群众斗争党员实行自由主义。议会斗争的主线最后不可避免地沦为取消主义。从农村到城市的党组织的逃亡导致了对农村党组织的忽视和灾难性的取消主义“单线”政策，这种政策大大破坏了党组织的集体生活，切断了上层机关与下层机关之间的责任界限，使党与人民割裂了开来。

赫苏斯·拉瓦于是变成了光杆总书记，一个人做出决策，还从僻静的房间发出政治信息，并根据血缘和个人关系任命高级党员。五十年代末期，农村党和武装部队重组的机会被彻底忽视，而议会斗争本身也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只有在六十年代初，党的重建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能由一些独立于党内的党员实现。

总的来说，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在组织上表现自由主义，取消主义和持续侵犯民主集中制的顽疾。为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建党，必须进行彻底的整顿运动，以消除拉瓦兄弟资产阶级黑线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根源。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在组织中否认党内的思想政治因素，那么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就会一直存在。

V 三个主要任务

A. 党的建设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没有革命的运动。在这个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世界性胜利的时代，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最高发展的指导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在重建菲律宾共产党时，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运用到菲律宾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在党的重建、在发展武装斗争和在利用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今天在菲律宾需要重建的是一个武装着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菲律宾的革命运动如果不跟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就不可能前进。无产阶级革命一直在不断推进，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领导的第一阶段；通过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所领导的第二阶段以及现在由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第三阶段。即使在第二阶段，毛泽东同志通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大力发展人民战争理论，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的一员。

在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不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菲律宾的具体情况，不把握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六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人民战争、党的建设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菲律宾共产党就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近期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菲律宾共产党只有掌握毛泽东同志在发展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和他关于人民战争、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菲律宾共产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导，把毛泽东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全面区别于冒牌的和修正主义的党派、集团。菲律宾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毛泽东思想，摆脱主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

会主义等资产阶级黑线的表现。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菲律宾共产党才能把妨碍和阻碍菲律宾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前进的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和所有其他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错误清除掉。

毛泽东思想划下了一条分界线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边，资产阶级伪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在一边。由莫斯科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指导和领导的一场充满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思想脱颖而出照亮了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整个世界，把“三和两全”的反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推向了最黑暗的角落。坚持毛泽东思想，坚定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和巩固政权，菲律宾共产党不能被正在被苏联修正主义国际统治集团和当地的拉瓦修正主义叛徒所兜售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争、全民党和全民国的错误的修正主义理论所迷惑，现代修正主义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样也是菲律宾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进行，不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把它巩固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根据地和钢铁堡垒，并把它打造成了应对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一把划时代的利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今作为所有革命者的稳固的根据地，而包括亚非拉在内的全世界的农村则紧密地包围住了它。毛泽东思想已经通过这个时代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深深扎根在了7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之中。

在今天的菲律宾，毛泽东思想正在指导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菲律宾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场全面的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广泛的教育运动，正在努力使党及其群众组织摆脱在拉瓦兄弟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顽固存在的败和错误。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主流也是菲律宾现代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土壤。现代修正主义的叛逆思潮植根于主观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他们的错误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菲律宾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状况也促进了这种情况。在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拉瓦兄弟的政客们通过散布诽谤和谎言反对那些从事发展武装斗争的人和党内最斗志昂扬的干部来力求切断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的联系。

以反对拉瓦兄弟的资产阶级黑线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主的全面的整风运动，应在干部中以团结-批评-改正-团结的方式进行到底。这次整风运动，是考验菲律宾共产党进行自我批评摆脱长期破坏菲律宾革命运动、剥夺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错误和缺点的能力。没有这一整风运动，党的重建就不可能实现。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建设是菲律宾共产党重建的先决条件。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菲律宾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整风运动一定要完成，特别是在这个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上重建党情况下，并且此时传播修正主义的地方修正主义叛徒在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正在加强，他们正在发展一个害怕武装斗争的以城市为基础、以城市为指向的党派，并且促进菲律宾反动政府与修正主义叛徒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还主要依靠反动政府的“土地改革”方案在政治上解除农民的武装。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是党和全体干部、党员为实现当前夺取政权的主要任务，必须努力发展的三件主要武器。

菲律宾共产党必须重建为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要做到这

一点，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时代的最高发展——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通过把握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我们的清楚地证明了自身的阶级本质；但最终的考验在于革命实践和进一步的革命实践。制定一个精心起草的计划是不够的。必须通过艰苦卓绝的群众斗争来支持这个计划，通过发动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采取革命行动把毛泽东思想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换言之，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的干部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为了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他们必须深入全国的各个角落。菲律宾共产党必须集中力量发动和动员包括农场工人在内的广大群众，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者和人民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菲律宾共产党必须贯彻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方针，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但不能忽视后者的党务工作。我们的干部必须以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开展政治工作，时刻准备自我批评以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水平。他们必须信任和依靠群众，发动和动员他们反对剥削者。

在农村，在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下，应当在被剥削的农民中不断地建设人民军队。要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就应当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为了实现和保护土地革命的成果，菲律宾共产党要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以此指挥从稳定的根据地到游击战地区的广大区域。

菲律宾共产党进行阶级分析，把朋友和敌人区分开来。菲律宾共产党把贫困农民和农民工视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人民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发展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其为基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派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补充，最终形成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菲律宾共产党始终警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民主革命同盟者的软弱而妥协的阶级性质。菲律宾共产党在维护和利用民族统一战线中，意识到应当保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我们的干部不断建设党和人民军队，最能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性质。民族统一战线应组织起来主要反对反革命、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势力，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服务。在菲律宾当今的具体条件下，菲律宾共产党要善于运用武装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同样要运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以及秘密与公开的工作。

受到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菲律宾共产党决心履行其国际义务，同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有地方反动分子、买办分子、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到底。菲律宾共产党认为打击现代修正主义和正在日益与美帝国主义结盟使菲律宾处于殖民束缚中的复兴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一项国际义务。菲律宾人民对反对这些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进步的敌人的斗争是对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发动的全世界的斗争的贡献。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菲律宾已经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堡垒做了很久。如果菲律宾人民要对这些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他们将通过共同斗争来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菲律宾共产党知道，所有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盟友作斗争的其他国家和人民正在通过共同斗争与菲律宾的国家和人民相互帮助。菲律宾的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全世界所有的工人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B. 武装斗争

把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交给农民是菲律宾共产党重要的任务。我们党正在进行的人民民主革命本质上是农民战争。广大人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是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把农民从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动员起来作为人民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对于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革命胜利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

由于工业在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不好，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少。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它的党发展与农民的联盟，把农民带入人民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由于其处于受剥削的环境，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盟友。它的巨大力量为无产阶级革命党提供了势不可挡的民众支持。通过这种支持，农民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胜利。菲律宾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主要依靠农民武装斗争并夺取政权。人民民主革命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而它的党是由毛泽东思想指引的。

在农村，党必须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走正确的阶级路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问题是政治经济上的主要问题。因此，菲律宾共产党有必要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以了解农村的问题，从而在农村阶级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就能够区分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阶级敌人；这样就可以动员正确的阶级力量来让他们的枪口对准他们的阶级敌人。

阶级分析的基础是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所有权。通过认识剥削的关系，我们确定了每个阶级或阶层的经济地位以及相应的政治态度。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阶级维持了剥削制度。在农村，他们实行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菲律宾共产党通过发动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剥削者，就是要打倒剥削制度。在农村，主要的剥削者是地主阶级。这个阶级主要依靠封建剥削。地主拥有由贫苦农民耕种的土地，贫苦农民向他支付租金，并以高利贷、家仆服务和纳贡等其他方式进一步剥削。

富农也在进行剥削；他的大部分生活依靠剥削，但富农与地主的区别在于，他虽然拥有足够养家的土地，但他仍然耕种。富农通过雇用农民工、出租剩余土地、剩余劳动动物和工具、实行高利贷和其他形式的剥削来参与剥削。中农有一块足够养家糊口土地；但他的身份范围很广，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到拥有一块稍微多于满足家庭需要的土地，还有其他收入来源。贫困农民和农民是主要为地主工作和被剥削的人。他们是农民中最受压迫的阶层，因此，他们是最关心人民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他们构成了菲律宾农村的大部分人口。

农村的正确路线可以主要通过调动和动员贫农、农场工人和争取中农特别是中下农与中农参加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来实现。富农，包括那些传统上在地区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富农，可以随着贫农和农民工人力量的增强而被孤立。党必须艰苦奋斗，调动和动员贫农、农民工，提高他们的威信，使他们能够承担起革命的责任。党必须保证，由贫农和农民工掌握的革命反封建地区委员会必须最终取代或接管由地主、腐败的政府和富农控制的“地区议会”。

农村实行阶级路线，依靠党的干部对贫农、中下农民、农民工态度的艰苦改造。党必须用革命实践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一旦贫农、中下农和农民工被唤醒、动员起来，他们就是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不能主要依靠中农。农村革命的社会基础是贫农、中下农和农民工人们。中农可以也许会因为自己的利益接受党的领导，但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阶级领导也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也会这么做。当反动派变得残酷时，中农可能动摇甚至可能背叛运动。我们的群众工作要在农村的农民中进行，要牢记这一点。我们不仅要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主要依靠贫农、中下层农民和农场工人；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这些阶层将继续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

菲律宾共产党在占领城市之前，必须依靠农民革命根据地打败农村的反动国家政权。毛泽东同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武装斗争中，广泛而天才般地从理

论和实践两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的普遍真理已被证明是不可战胜的。然而，也有一些地方修正主义者拒绝接受这一革命理论的普遍真理，并且过分强调菲律宾是一个群岛的事实，不像中国那样拥有广阔的毗连土地和人口，他们试图掩盖和否定基本的阶级分析和运用辩证法研究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人民战争的理论是通用的也适用于菲律宾的条件。由于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以在农村找到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薄弱环节。反革命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控制着主要的交通运输线路。反革命势力这种部署方式，将农村最广大的地区留给无产阶级领导去发展农民战争。在农村，为了发展人民民主革命的主力，党必须深入农民群众。人民民主力量要发展和积累农村落后地区的武装力量，把它们变成人民军队能够进行持久斗争的最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堡垒，赢得对反革命军队的全部胜利。农村无疑比城市提供了许多倍的机动空间。在菲律宾，城市的机动区域对于武装斗争极其有限。在人民民主力量发展能占领城市的能力之前，城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堡垒。首先要在农村打败反革命军队。反革命阵线内部的矛盾不断出现，也是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农村薄弱的原因。由于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任何在反革命战线占优势的组织会在城市保持一个大的武装力量来维持其城市为基础的政治权力。

按照毛泽东思想，菲律宾共产党必须自觉地把重心转移到农村。菲律宾历届党内领导层都遭遇过失败，其特点是政治活动在马尼拉占据了核心地位。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意味着人民民主革命的总部应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在那里找到革命的主要力量。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对城市斗争的忽视，而是要确定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次要的问题。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在农村进行的；次要的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在农村，人民武装力量可以对敌人进攻，在城市，革命力量必须采取防御，直到农村的人民武装可以占领城市。

发展农村人民战争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根据地。通过进行武装斗争，赢得更多的战斗，为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根据地是人民武装用来使敌军陷入圈套的，无论是“特种部队”，还是大作战，或是敌军能够发动的其他行动模式。通过拥有更多的根据地，就有更多的地区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发动土地革命，根据地由于封建势力及其政权的消灭而更加巩固。革命力量的政权随着农民变得热情和加入红军发展起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根据地相互促进。人民民主力量是通过战争在农村发展起来的。随着农村根据地政治和经济的巩固，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武装独立的政权，一个人民政府的基础是在农村创造的。

党发动人民战争所要争取的土地革命，实质上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封建土地所有权要在根据地区域内消灭。党和人民武装部队要坚持农村的正确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和农民，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促进生产。

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党和人民军队应该认识到两个发展的基本阶段。在一个地区不稳定的阶段，要经常准备用武力消灭地方暴君、敌支队、间谍、土匪、偷牛贼，压低租金、降低利率，使这个地区变为根据地以能够消灭敌人和动员群众。群众在组织、政治、思想上充分动员，经过群众自身的斗争，形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基地，就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平等地分配给农民。

党和人民军队在提高党的政治觉悟时，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们应该让群众教育自己。首先，要认清群众受苦的根源；然后，通过理智和斗争会议，农民

可以倾诉对剥削阶级的不满来进行自我教育。党和人民武装在指导农民战争抗击封建政权三大支柱的大地主、土豪劣绅和当权地主的战争中，农民在对剥削阶级进行阶级专政获得了经验。通过辩论大会和批斗大会，通过人民法院，作出封建剥削者和其他罪犯的与罪行相称的判决，使农民群众更加坚定地致力于人民民主革命，愿意让最好的儿女加入菲律宾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菲律宾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在武装斗争中实现人民民主革命，党必须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同样也要掌握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分析。然而，在菲律宾，作为一个群岛的特殊情况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为了推翻马尼拉市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有必要在吕宋岛建立人民军事力量，维萨亚斯岛和棉兰老岛可以通过建立武装战线和农村基地，分散和消散现在集中在吕宋，特别是吕宋中部和大马尼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从最初的劣势转变为长期的优势。无论如何，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阶级分析，对菲律宾和菲律宾每一个重要岛屿，都是普遍适用的。在战略防御阶段，发展全国性的游击战，势必消散和准备彻底摧毁敌人的力量。

林彪同志通过把世界农村，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一命题发展起来，把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出色的系统化和扩展。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反动派的主要守护者，把它的魔爪过度伸向了世界的穷乡僻壤。正是在这个世界农村的被压迫人民，比如菲律宾人民，可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对过度扩张的帝国主义链条的每一个薄弱环节进行致命打击。当它必须利用阶级利益同时对抗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美国黑人、美国工人阶级，甚至是对抗世界许多地方的资本主义对手时，美国帝国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在世界各地保持有效的力量。美国帝国主义的人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是它的侵略阶级性质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憎恨，被正义和进步的革命人民的战争所相识。仅在越南，美国帝国主义及其盟军就无法战胜勇敢、爱国的越南人民。在更多的地方，它将继续被革命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击败。以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进行人民战争，从而证明了一个历史真理，这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胜利的时代。

C. 民族统一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是菲律宾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菲律宾革命是劳苦大众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

人民民主革命的最高任务是武装夺取国家政权，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为这一中心任务服务。菲律宾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运用武装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这两种武器对抗敌人。党通过民族统一战线，通过以农民为主的民族战争或土地革命，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独立力量，扩大了政治影响力，赢得了群众和其他进步阶级、阶层最广泛的支持。

由于未能正确地厘清和使用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人民民主革命的武器，历届党领导集体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存在若干修正主义误区。有人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武装斗争的反面。他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 and 革命理论，把民族统一战线作

为主要武器，把议会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拉瓦兄弟应主要对这修正主义负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

抗日战争爆发前，党领导层认为人民阵线只是主要从事议会斗争的许可证；没有认真做好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准备。战争期间，右倾机会主义者荒谬地将抗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维持为以美帝国主义和英联邦政府为主的“统一战线”，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伪英联邦政府归来的路线受到阻碍。抗日战争后，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正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对一切进步力量都起到了领导的作用；与拉瓦兄弟相近的资产阶级人物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和主动性。当领导层决定放下武器，主要通过民主联盟进行议会斗争时，党失去了力量、主动性和独立性。

迄今为止，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仍错误地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始终有明确的组织形式，如统一的民主联盟或民族主义进步运动，为了议会斗争的目的，以一切手段和最重要的方式加以保护。在广泛的成功的革命运动经验中，民族统一战线不一定要有正式的组织。它的功能也不限于议会斗争。事实上，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是党有一支独立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来指挥。如果党为了武装斗争和合法斗争参加了任何正式的统一战线组织，介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双重阶级性，它必须始终有自己的独立力量和主动权，来面对他们的背叛或妥协。

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阶级的领导人是否在武装战线和法律战线中统率一切共同与敌人作战的进步力量。不管有没有正式的统一战线组织，菲律宾共产党都必须保持其革命先锋作用、独立性和主动性。

菲律宾共产党必须参加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利用武装和法律战线中的所有积极力量对付敌人。实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力量的影响力，孤立敌人及其顽固分子，把广大人民招募到人民民主革命一边。

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任务是夺取中间势力中间分子，孤立敌对顽固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明确、反复地进行阶级分析，把中间势力和中间分子同顽固的反动派、主要敌人同次要敌人、今天的敌人同明天的敌人区分开来；在朋友中，区分出可靠的和不可靠的。

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关菲律宾社会阶级的无产阶级政策。在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敌人与我们的朋友区别开来，反之亦然。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民族统一战线应当以在工人阶级和菲律宾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菲律宾社会中与群众在共同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这个被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接受的政治纲领，应当与菲律宾共产党的总路线和纲领相契合。这个政治纲领必须为把最广泛的进步势力和集团团结起来，孤立美帝国主义和由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组成的顽固的反动派而服务。

党和国家统一战线的纲领，主要包括肃清封建主义，把土地自由分配给贫农、中下农和农民工，以及国有化外国垄断资本家和买办资产阶级所有和控制的工业和企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武装力量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完全实现这一计划。当前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和反动国家的“土地改革”，不能混同于解放区和人民民主国家中经济的真正国有化和土地革命。

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菲律宾共产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必须同民族统一战线内的进步势力联合，但不能把根本的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农民的根本利益交给资产阶级。它必须始终引导主要是在农民中的独立的群众工作，这样就有了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自己的政治力量。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是战胜中间势力中间分子，孤立敌人顽固分子的工具。

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需要特别注意。这主要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双重阶级性，一方面是进步的，另一方面是反动的。在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必须避免两个危险的陷阱；即“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斥为完全反动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完全革命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必要始终采取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革命二元策略。如果党没有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面，对于这个阶级对革命的任何背叛就没有准备。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需要革命警惕。如果党看不见这个阶级的进步性，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限度内，不承认它是一个盟友，就不能利用这个阶级一方面与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际矛盾和另一方面与封建主义的实际矛盾。

为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党必须有自己的力量；否则这个阶级及其代表就不愿意合作。党必须尊重所有中间势力的正当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利益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给予真正的让步。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决反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敌人，这样对党的信任就会在人民和所有中间势力之间发展。

在与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关系中，党奉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一切能够团结起来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革命和进步力量，都应该团结起来。应当把以“联合行动”为标语的现代修正主义当作为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并向他们寻求和平与妥协的国际工贼的意识形态而拒绝他们。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今最大的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同样在菲律宾，主要的危险是拉瓦修正主义者叛徒路线形式的现代修正主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应当不断地揭露和攻击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反动派之间的合作。

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有的核武器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所有军事技术都不能吓唬我们。虽然我们的同胞中国人民有保卫革命民族的原子弹，但对所有战斗人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为的因素，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的高涨力量。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精神上的原子弹。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国际统一战线上，都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

尽管我们党和人民虽然欢迎兄弟党和人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框架内的政治和物质支持，我们必须首先要依靠自己，把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以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菲律宾共产党必将胜利，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菲律宾人民将首先实现人民民主，再实现社会主义。

由菲律宾共产党重新成立代表大会签证
1968年12月26日